



The
Secret
Life
of Bees

蜂蜜罐上的聖瑪利

一張黑色聖母的圖像，開啟了一段塵封多年的感人故事！

主角莉莉為了尋找母親的足跡，來到了一座小鎮，

那裡，隱藏了她母親過去的點點滴滴，及許多她不知道的故事……

蘇·蒙克·奇德

Sue Monk Kidd * 著

林奴珀 * 譯

小說 F41

蜂蜜罐上的聖瑪利

THE SECRET LIFE of BEES

作者／蘇·蒙克·奇德 (SUE MONK KIDD)

譯者／林姣珣

編輯／張慧茵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號4F 之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 (代表號)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郵政劃撥：18324544

E-Mail／shinmiao@ms59.hinet.net

排版／普林特斯資訊有限公司

印刷／久裕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版次／2005 年 5 月一版一刷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／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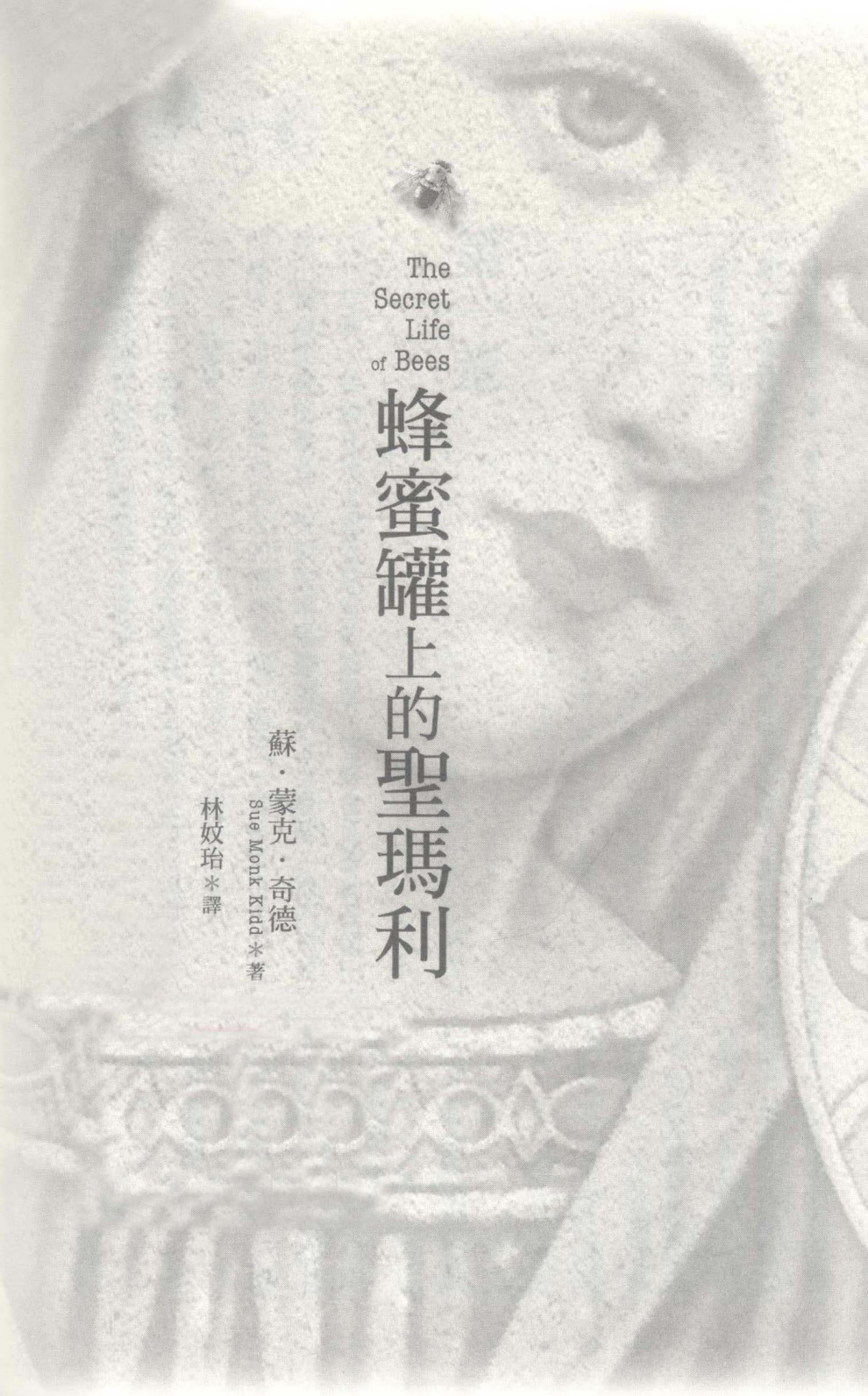
Copyright© 2005 by New Sprouts Publisher Inc. Original English
language edition: Copyright ©2002 by Sue Monk Kidd Ltd. All rights
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
form.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iking Penguin, a
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

定價／300 元

ISBN／957-451-203-7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

The
Secret
Life
of Bees

蜂蜜罐上的聖瑪利

蘇·蒙克·奇德

Sue Monk Kidd * 著

林奴珣 * 譯



群居的蜜蜂像一個大家族，而蜂王具有協調整個家族的力量，如果有一天牠離開了蜂窩，工蜂們會立即感應到牠的離去。幾個小時後，甚至在更短時間內，立即出現群龍無首的混亂。

——《人類和昆蟲》

第一章

夜晚，我躺在床上看著臥室的牆壁，蜜蜂會從牆縫裡鑽出來，滿屋子轉圈圈，同時發出螺旋槳般的噪音，尖銳的嗡嗡聲讓我全身發麻。牠們飛舞的翅膀像金屬般在黑暗中閃爍著，而我感覺到思念的情緒在胸中鬱積。蜜蜂就這樣飛著，不是為了尋找花兒，似乎只為了感覺風的存在，於是我心中的傷口又開始作疼。

白天，牠們在我臥室的牆壁鑿洞，好像隔壁房間調撥收音機時發出的靜電干擾聲，我想像著牠們把我的牆壁變成蜂窩，滲出的蜂蜜正等著我去品嚐。

這些蜜蜂是一九六四年夏天飛來的，當時我剛好快滿十四歲，我的生命即將轉換到一個全新的軌道上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要說這些蜜蜂是上帝的使者。我要說這些蜜蜂出現在我面前，好像天使加百利出現在聖母面前一樣，把事情安排得比我想像的更完好。我知道把卑微的我和神聖的祂相提並論實在有點傲慢無理，但是我有理由相信祂不會介意的；這個我等一下再講。現在，還沒有說到那個夏天發生的事情，現在就講那個也太早了；總之，我從頭到尾對那些蜜蜂都很友善。

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，我照常躺在床上等蜜蜂出現，想著我告訴羅薩琳「蜜蜂的夜晚」時，她所說的話。

她說：「看到蜜蜂成群結隊便是死期將至。」

自從我母親去世後，羅薩琳便為我們家幫傭。我父親——我都叫他T·瑞，因為「父親」這個名稱實在不適合他——從摘桃工人中選出了她，她以前的工作是摘桃子。她的臉又圓又大，從頸部開始身體向外突出——好像一個小帳篷；她真的很黑，好像夜晚是從她皮膚中蔓延開來的。她獨自一人居住在森林後的小屋內，離我們不遠，每天來幫我們煮飯、打掃，是我母親的替身。羅薩琳沒有小孩，所以這十年來，我變成了她的



「天竺鼠寵物」。

看到蜜蜂成群結隊便是死期將至。她滿腦子瘋狂的想法，我從不在意，我躺在那裡，想著這句話，腦中想著這些蜜蜂是否預兆我死期快到了。說真的，我並不害怕這樣的說法。這群蜜蜂隨時都可能像天使一樣飛到我身上，刺我、蟄我，直到我死了。不過這並不是世上最可怕的事情。認為死亡是最可怕的人，太不瞭解生活了。

在我四歲那年，母親去世了。這就是真實的生活；但是，只要我提起它，人們會突然玩弄起自己的手指，或者看著遙遠的天空，好像根本沒有聽見我說的話。偶爾，一些熱心的人會說：「莉莉，忘了這件事吧。那只是一個意外，妳不是故意的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想到死亡，又想到可以和母親在天堂相聚。我遇見她，會說：「媽咪，原諒我吧，請妳原諒我。」她會親吻我的肌膚，一直親到它裂開，並且告訴我那不是我的錯。這句話她會對我說一萬年。

下一個一萬年她將幫我整理頭髮，把它梳得特別漂亮，天堂裡的所有人屈膝行禮，只是為了讚美我的髮型。看一個女孩子的頭髮便可以知道她有沒有母親。我的頭髮永遠向十一點鐘的方向翹著，而T·瑞，當然了，從不會買捲髮筒給我，所以年復一年，我只能用「威爾許葡萄汁」的圓罐來捲頭髮，這幾乎讓我得了失眠症。因為漂亮的髮型與一夜好眠間，我只能二選一。



我決定用四、五個世紀的時間告訴母親和T·瑞共同生活的痛苦。他的壞脾氣經年不改，特別是夏季他整天在桃園裡忙碌時。大部分時候我都離他遠遠的。只有對「大鼻子」他才表現出溫柔的一面。「大鼻子」是他獵鳥用的獵犬，牠睡在他的床上，瘦長的脊背蜷縮起來時，他會幫牠的腹部抓癢。我曾看到「大鼻子」在T·瑞的靴子上小便，而T·瑞竟然沒有生氣。

我把被子踢開。房間裡寂靜無聲，一隻蜜蜂都沒有。我一直看著梳妝台上的時鐘，不知蜜蜂為什麼不來了。

快近午夜了，我的眼皮累得再也睜不開時，角落裡傳來嗡嗡的聲音，低沉地震動著，如果不仔細聽還以為是車子的聲音。一會兒，牆上移動的黑影像噴灑的油漆，透過牠們飛經窗戶時光線的照射，我可以看出翅膀的輪廓。在黑暗中累積的聲音，使整個房間隨之悸動，似乎連空氣也有了生命並且和蜜蜂纏結在一起。牠們在我身旁飛舞，像是旋轉的雲，而我正置身於雲的中央。我無法控制自己，滿腦子都是蜜蜂的嗡嗡聲。

我用力捏緊拳頭，指甲都插進手掌了，皮膚上出現了人字型的凹痕。滿屋子的蜜蜂會把人叮個半死。

眼前的景象真是個奇觀，而我再也無法忍著不說了，即使周圍惟一人是T·瑞。假如他因此而被幾百隻蜜蜂叮咬，那麼，真是對不起了。



我從被單中溜到地上，衝出蜜蜂的包圍到了門外。我用手指觸摸他的手臂試圖喚醒他，開始很溫柔，後來愈來愈用力，最後幾乎快要刺穿他的皮膚了，我自己也奇怪怎麼用這麼大的力氣。

T·瑞穿著內衣褲從床上跳起來。我把他拖到我的房間，他叫嚷著最好沒什麼事，不會是該死的房子著火了吧；而「大鼻子」好像看到我們背上獵槍一樣，激動的叫著。

「蜜蜂，」我大喊著，「我屋子裡有一大群的蜜蜂。」

但是我們走進房間裡時，蜜蜂消失在牆壁後面，似乎牠們知道他會來，而且不想在他面前浪費時間做花式飛行的表演。

「該死的。莉莉，真是無聊。」

我上下打量著牆壁。我趴在床上，希望亂七八糟的彈簧床上可以變出一隻蜜蜂來。

「牠們現在不在這裡，」我說。「飛到別處去了。」

「對啊。搞不好這兒還有一群該死的水牛呢。」

「你聽，」我說，「可以聽到牠們嚶嚶嗡嗡的聲音。」

他豎起耳朵靠在牆上，裝出一副很認真的樣子。「我沒有聽到一點點聲音，」他說，同時手指在太陽穴旁邊扭轉著。「我猜牠們已經飛到布穀鳥自鳴鐘——也就是妳說的頭腦——外面去了。如果妳再叫醒我，莉莉，我會拿出『瑪莎·懷特』，聽明白了

嗎？」

「瑪莎·懷特」是一種懲罰我的辦法，只有T·瑞才想得出來的方法。我立刻閉上了嘴巴。

但是，我不能讓事情就這樣過去——T·瑞認為我失望無助，我虛構蜜蜂之說是要引起他的注意。我想到一個聰明的主意：提到一大瓶的蜜蜂，再把牠們放在T·瑞面前，對他說：「現在，是誰在造謠生事啊？」

母親去世那天是我對她最初的印象，也是惟一的記憶。我努力了很久，想把以前的她拼湊起來，哪怕是一些殘缺的片段也好，比方說她幫我蓋棉被、讀威吉力叔叔的冒險故事，或在冰冷的早晨把我的內衣晾在空間加熱器旁，哪怕是她採下一束迎春花來撓我的小腿也好。

她是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日去世的。火爐把室內烤得熱熱的，母親脫掉毛衣，穿著短袖站在臥室的窗前，試圖要把黏著的畫拉扯開。

最後，她放棄了，並說道：「算了，我真想把這些鬼東西給燒了。」

她有一頭烏黑的秀髮，彎彎的鬚髮圍繞著她的臉龐，這張臉是我無法看清楚的，儘管其他細節都很清楚。



我朝她舉起手臂，她抱起我，一邊說這麼大的女孩還要抱，但還是抱起我。當她抱起我的時候，她身上的氣息環繞著我。

我沉浸在這樣的氣息中，像肉桂一樣芳香誘人。我曾習慣性的去西爾文百貨公司，聞遍它們的每一瓶香水，試圖找出同樣的香味。每次我出現時，專櫃小姐都假裝很驚喜的說：「噢，我的天哪，是誰來了。」好像上週我不曾來過，也不曾把每一排的瓶子都拿下來聞過。一千零一夜，香奈爾5號，白色肩膀。

我會問：「有新商品嗎？」

它們從來沒有新商品。

當我在五年級老師身上聞到同樣的香味時，大為震驚。不知是誰說那不過是普通的旁氏冷霜的香味罷了。

母親過世的那個下午，地板上有一只打開的手提箱，放在卡住的窗戶旁。她在衣櫥那裡忙進忙出，把一些有的沒的都丟到手提箱裡，也懶得將它們摺好。

我跟著她，鑽進衣櫥裡，躲在衣裙及褲腿中，黑暗中揚起一些塵土和一兩隻乾枯的飛蛾。後面是T·瑞的靴子，上面黏著果園的泥土以及桃子發霉的味道。我把手伸到一雙白色高跟鞋的裡面，把它們併在一起。

只要有人從下面的樓梯上來，衣櫥的門板便會震動，也是因為這樣我才知道T·瑞

回來了。媽咪從我頭上的衣架上取下衣物，有布料發出的沙沙聲，還有金屬絲纏結的聲音。快點，她說。

當他大聲走進房間時，媽咪尖叫一聲，好像肺部受到擠壓而喘了一口氣。

這最後的場面，我記憶猶新——她的呼吸好像一個小小降落傘飄到我的臉上，轉眼間消失在一大堆鞋子之間。

我不記得他們說了什麼，只覺得他們言詞激烈，語調變得苛責並且相互傷害。後來，我覺得他們好像關在密室裡的鳥兒，撞著牆壁，撞著窗戶，甚至互相對撞著。我往後退到衣櫥最裡面，害怕的吸吮著手指，手上還沾著鞋子和腳丫的味道。

我不知道是誰先把我拉出來，後來我發現自己躺在媽咪的懷中，聞著她的氣息。她整理著我的頭髮，安慰道：「別擔心。」雖然她這麼說，T·瑞還是把我抱起，放在門外的走道上。「回自己的房間去。」他說。

「我不想回去。」我哭著，想推開他，回到小房間去，回到媽咪身邊。

「回妳該死的房間去！」他叫喊著，用力推開我。我撞到了牆壁，又彈回來趴倒在地上。抬起頭，我的目光越過他看到媽咪從小房間跑了出來，跑到他面前對他說：「別、碰、她。」

我躲在門旁的地板上，緊張的氣氛一觸即發。我看到他抓住她的肩膀搖晃著，我也



看到他蒼白的嘴唇。

後來——儘管現在每一個細節在我腦中都已變得模糊——她猛然從他手中掙脫，跑回衣櫥，攀上架子拿取高處的東西。

當我看到她手中的槍時，我跌跌撞撞地朝她跑去，想去救她，救我們大家。

時間似乎停止了。我腦中只剩下清晰但不連貫的片段：槍像玩具一樣在她手中轉著；他將槍奪走並把它丟掉；槍掉落在地上；俯身撿起槍；四周爆發的巨響。

這便是我所瞭解的全部。她是我最愛的人，而我奪去了她的生命。



T·瑞和我居住在南卡羅萊納州西爾文的郊區，那裡的居民共三千一百人，桃子攤和浸信會的教堂就是我生活的全部。

在農莊入口處，有一塊大型的木製告示牌，上面寫著：歐文桃子企業。油漆成橘色——這是你見過最醜的橘色。我討厭這塊牌子。不過，和門旁邊六十呎高柱子上的巨大桃子模型相比，它實在不算什麼。學校的學生都把它稱作「大屁股」，而我則不斷地澄清這一說法。不過，它鮮明的肉色，還有下方中間的摺痕，看起來真的很像一個屁股。羅薩琳說，那是T·瑞喚醒全世界的方式。這就是T·瑞。

T·瑞不喜歡睡衣派對或化妝晚會，這倒也不是個大問題，因為我也從來沒有被邀



請過；但是，他拒絕載我去鎮上看足球比賽、競選大會，或是貝塔俱樂部舉辦的洗車活動，這些活動都在週六舉辦。他也不在意我穿著自製的衣服——只有家庭代工的水準：寬鬆的印花棉質上衣、歪斜的拉鍊、裙子垂到膝蓋以下。其他女孩們只有在五旬節（Pentecostal）時才會這麼穿。我的背後似乎寫著：我不受歡迎，永遠如此。

我非常需要流行服飾，因為沒有人，從來沒有一個人會對我說：「莉莉，妳好漂亮啊！」只有教會的詹尼斯小姐例外，而實際上，她雙目失明。

我不僅從鏡子，而且在商店的櫥窗，以及關掉的電視屏幕裡觀察自己的身影，試圖修飾我的外貌。我的頭髮和母親一樣烏黑，但大部分時候，它們都「怒髮衝冠」。另外，我的下巴很短也讓我煩惱。我一直在想，等我胸部發育時，下巴是否也會長一點出來，可是一直都沒有。我有一雙漂亮的眼睛，你可以稱之為蘇非亞羅蘭（Sophia Loren）的眼睛，但是有什麼用呢，就連留著鴨尾髮型、襯衫口袋裡插著梳子的油頭粉面男孩子都對我沒興趣。

而脖子以下的部分也定了型，我也沒什麼好炫耀的。喀什米爾斜紋呢羊毛套裝配上及膝蘇格蘭百摺裙是一個流行的裝扮，但是T·瑞說，除非地獄變成溜冰場我才可以如此打扮出門，難道我想和剛生完小孩的比特希·強生一樣，裙子短到只遮住屁股嗎？至於他是如何知道比特希的穿著細節是一個永遠的秘密，但是，她的裙子和她生小孩這兩



件事都是真的。多麼不幸的巧合。

在時裝方面，羅薩琳知道的比T·瑞更少，天冷的時候，她竟然要我在我的「五旬節服飾」下穿上長褲。主耶穌啊，幫幫我吧。

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是，一群悄悄耳語的女孩在我經過時，忽然靜默無語。我開始去摳我身上的疤痕，如果沒有的話，就去啃咬指甲周圍的肉，直到出血受傷。我對自己的長相和做事的方式都很擔心，有一半的時間我都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女孩子，只是在扮演女孩的角色。

去年春天，婦聯會開辦了魅力學校：每個禮拜五的下午上課，連續六週。我以為那會成為改變我現狀的真正機會。但是，我被拒絕了。理由是我沒有母親或祖母，甚至一個普通的阿姨，可以在結業典禮上送我白色的玫瑰花。羅薩琳送花是有違校規的。我不斷地哭，哭到最後還在水槽裡嘔吐。

「妳已經很有魅力了，」羅薩琳一邊安慰我，一邊清洗水槽裡的嘔吐物，「不需要到那些誇張的學校去學習魅力。」

「我當然要去，」我說。「他們無所不教。從行走轉身，坐下時腳踝的擺放，到優雅的上車、倒茶、脫手套……」

羅薩琳吹了聲口哨。「噢，我的天哪！」她說。



「還有插花、和異性交談、修眉、剪腿毛、塗口紅……」

「那在水槽裡嘔吐呢？他們也會教優雅的方式嗎？」她問道。

有時候，我真恨她。



我吵醒T·瑞的第二天早晨，羅薩琳站在我房門外的走道上，看著我用有金屬蓋的玻璃罐追逐蜜蜂。她的嘴唇翹得高高的。

「妳拿那個玻璃罐做什麼？」她說。

「我要捉蜜蜂給T·瑞看。他覺得蜜蜂是我編造出來的。」

「主啊，請給我力量。」她正在走廊上剝白鳳豆，前額瀏海上的汗珠閃閃發光。她拉開衣服的前領，透一透氣，寬大柔軟的胸部好像沙發上的抱枕。

蜜蜂停在我用大頭針固定在牆壁的卡羅萊納州的地圖上。我注視著牠沿著南卡羅萊納邊境風景優美的十七號高速公路爬行，在查理斯敦和喬治城之間我抓到了牠。我把金屬蓋蓋上時，牠嚇壞了，一次又一次的撞著玻璃壁，發出「辟辟啪啪」的聲音，讓我想起偶爾打在窗戶上的冰雹。

我儘量把玻璃罐佈置得舒適一些，下面墊了如毛氈一般厚的花瓣，上頭有許多花粉；金屬蓋上釘了好多洞，免得蜜蜂被悶死。因為就我所知，人早晚会轉世變成被自己



害死的那種動物。

我把罐子拿到鼻子前，對羅薩琳說：「快來看，牠在反抗。」

她一進房間，我就聞到她的氣味，神秘而辛辣，像她嘴巴裡鼻菸的味道一樣。她手上拿著一個小玻璃罐，瓶口如銅板大小，還有一個把手容得下她的手指穿過。我看她將罐子緊貼著自己的下巴，嘴巴翹得高高的像一朵花，然後吐了一口唾液進去。

她瞪著蜜蜂，搖頭說：「如果妳被牠叮了，不要來向我抱怨，」她說，「因為我不會負責的。」

她在說謊。

我是惟一瞭解她的人，在她的伶牙俐齒下，心比花瓣還要軟，而且她非常愛我——無條件的。

之前我並不知道，直到八歲時，她在市場上買了一隻染色的復活節小雞給我。我發現牠躲在角落裡，全身發抖，幼羽被染成葡萄紫色，悲傷的小眼睛環顧四周，找尋著母親。羅薩琳讓我把它帶回家，到了客廳，我倒了一包桂格燕麥在地板上給小雞吃，而羅薩琳一句反對的話也沒說。

這隻小雞大出了藍紫色糞便，而且弄得滿屋子都是，我猜牠可能把染料吸收進脆弱的消化道裡去了。我們才剛開始清理，T·瑞就衝了進來。他揚言要把雞煮來吃，還要